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五三・集部・別集類

- 陶樓文鈔十四卷（卷六至卷十四）〔清〕黃彭年撰 一
微尚齋詩集初編四卷 〔清〕馮志沂撰 一五九
微尚齋詩續集二卷 適適齋文集二卷 〔清〕馮志沂撰 一〇五
求益齋文集八卷 〔清〕強汝詢撰 一五七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十八）〔清〕李鴻章撰 二五五

陶樓文鈔卷第六

貴筑黃彭年

記恆嶽廟祀

衡山曰霍衡二山也大茂者恆之支麓也然則渾源之祀猶衡山乎曰彼以非衡山爲衡山此至恆山祠恆山彼之改祀者妄此之改祀者誠也制非古也意則不悖古也何譏焉譏太原之祀恆嶽廟焉爾

記謝大黃把總事

北嶽之山在渾源而祠北嶽於曲陽顧炎武所謂肆觀諸侯考正風俗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絕之區也漢祠上曲陽在今曲陽縣治西唐祠曲陽卽今曲陽縣治既移則祠亦移相去數十里未足爲更革也謂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望祭於此水經注之臆說也謂石晉之後稍遷近裏夢溪筆談之淺言也

陶樓文鈔

一

宋始有恆山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說不知望祀曲陽不自宋始也嶽祀之不據都以改也詩正義之說也金世宗大定間太常卿范拱援以止改祀者也明馬文升請改祀渾源駁正者倪岳也胡來貢請改祀渾源駁正者沈鯉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自唐以下得於碑爲之辨者顧炎武也引申其說者閻若璩也是皆持曲陽之說者也後魏泰常三年建嶽瀆祠於灘陰卽今渾源巡幸偶舉未爲典要也用科臣粘本盛奏改嶽祭於渾源州我朝順治十七年也曰大茂之爲恆山猶霍山之爲

布政使勞崇光時予伯父斗南先生權南甯府事白巡撫用其泰爲把總統其衆謝大遂依其泰居南甯城盧六者亦其泰黨舊爲其泰僞先鋒尤悍黠三年三月率三千人寇南甯伯父語其泰使招盧六不降且誅其泰馬方舉矛欲刺謝大呼躍出盧六駭而奔追及之盧六反矛刺謝大洞腹腸潰而出乃手提腸納所穿孔中解視裏創復追二里許又及之砍馬足盧六隕遂斬其首而謝大亦遂殞仆死死猶提盧六首不釋是時予伯

陶樓文鈔

二

父及總兵率兵登城觀虛六所統三千人咸瞪目木立無敢當謝大鋒者謝大死而三千人亦散伯父上其事請卹於朝會巡撫諱南太盜爲械鬪伯父緣是去任遂止黃把總者亦南甯人忘其名從廣西提督今欽差大臣向榮剿九江三戰歿於橫州陶旺墟黃君歿後半載而予伯父敗賊謝長腰於陶旺墟盡殲其衆先是長腰之將至也鄉人見夢黃君至言將助官軍戰苦士馬飢及明走相告異之遂煮米汁及豆傾山坡前會長腰與官軍戰敗竄經山前足濡滑咸仆自相踐踏官軍至

陶樓文鈔

三

大勝

舊史氏曰國家用兵久矣將帥率尾賊後或未見賊而

遁議者輒謂無將材豈知材固不乏惜哉其淹鬱也謝大之勇悍尙矣如黃君者歿猶不忘戰豈畏避苟生者可同日語哉

記唐敬亭

吾黔自咸豐四年遭義楊灝作亂逾年始平而苗變起教匪繼之蔓延徧數十州縣失城喪師者屢矣而田興恕率楚師自銅仁轉戰數百里達貴陽興恕始顯名於

時未幾而以驕敗興恕敗而唐敬亭之名乃大著敬亭者湖南澧州人舊事辰沅道王葆生興恕故葆生部卒也敬亭識之興恕以副將入黔延敬亭與俱事無大小取決於敬亭敬亭畫策多奇中才思敏贍爲興恕治官私文字皆可傳誦興恕旣擢專閫被朝命爲欽差大臣權巡撫事乃引用胥人恣意聲色敬亭屢規之不聽則封興恕向所與金及所爲捐監生執照留書責之而去曰吾不忍見若死也時興恕已薦敬亭知府不顧追及鴨池河餽贍五千金亦不受楚黔之間聞者莫不高其

陶樓文鈔

四

義

記新城樂亭兩壽母

京畿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新城王先生重三篤善好學不仕以養其親京畿之東有隱君子焉曰樂亭史先生香巖篤喜好學不仕以養其親彭年以修畿輔通志之役來居蓮池得見王先生年六十餘矣方主蓮池書院奉母杜太夫人以居母年九十餘時當事以禮延史先生年六十餘矣方奉母王太夫人家居母年九十餘史先生守遠遊之戒不至而以書與彭年討論志事彭年

雖不得見史先生而不啻其克見焉同治十年春史先

生元孫生牒禮部請以五世同堂旌異十一年王先生

元孫生合肥相國上其事於朝敕禮部以五世同堂

旌異於是畿輔嘖嘖稱兩家門闈兩母之高年以爲熙

朝盛事王先生稱杜太夫人之行曰勤曰儉自其初嫁

貧時及子貴富登上壽而女紅不輟嘗教王先生曰人

生不可無事吾樂此不疲且使子孫世世知艱難也史

先生稱王太夫人之行曰孝曰節自其夫亡守貞奉親

教子奉敕旌異而守禮施仁恬澹深識嘗教史先生曰

陶樓文鈔
卷六

五

人生窮達有命不可強爲又曰人子盡孝自有所在何用浮文是時兩先生設教京東南門徒各數百人德行文學卓越當世龍潛豹隱翕然爲一時儒宗而兩母期頤之壽嗣續之長鬱鬱綿綿如松柏之茂庇本根而蕃枝葉尤爲人所稱頌

黃彭年曰予與修志觀各郡邑采上事如撫甯周氏壽踰九十而五世同堂蓋不乏人其中興之祥氣歟先見近畿矣然獨史王兩母之賢名聞海內則子之賢且孝有聞譽於當時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其兩先生之謂也乎
記高陽兩孝子

李清泰高陽人世居縣之迎恩關父鏞增生教書京師東北諸邑患瘋疾出走不知所之清泰時年十二兩弟幼家貧爲鄰傭以養母弟稍長教之生計嘗磨麥至夜分不休家稍裕遂留兩弟奉母獨出尋父母驚泣止之曰汝父布衣誰知名者且以病狂走安知存亡吾老矣不欲汝遠遊也清泰泣曰父在兒從之歸儻不測不能歸葬何以子爲言已伏不能起母乃許之身負榜文往

陶樓文鈔
卷六

六

父授徒時常所往來之區徧求不可得遂出山海關遠欲自畿甸越河南下是時孝子名聞燕趙間肅甯城南三十里某寺老僧寄書言往年有客死形狀類是清泰往僧言客所書格言數十事故在寺壁也清泰幼失學苦不能辨歸家取父書與同族生員李鈞往將行母曰父腦後骨大啟棺驗始可信比至較之皆合囁指血滴骨上透入乃痛哭易棺歸葬時乾隆四十年也邑中紳士聞者欲舉孝行清泰力辭人益重之事母數十年未嘗拂其意母病痰喘輒爲按摩肩背晨夕不倦及母

老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緣是不得治生產家復落不顧也又體母心迎養舅及從母終其身嘉慶十年四月無疾終二十一年邑人上其事大吏以聞得旨旌表入祠

楊玉相亦高陽人世居邑之李果莊年甫六歲父死兄出亡乞食供母母不食玉相泣曰家貧兒當竭力母無憂也稍長販火石得少利以間歸儲菽水之奉玉相有從祖父老無子見玉相勤且喜其孝以爲已嗣爲之娶婦使迓其母就養母李寡居三十餘年年六十有一以

陶樓文鈔

七

完節終將葬玉相泣曰母氏撫我艱苦備至我不得終子職也於是舍妻屏子結廬墓側朝暮上食事死如生不飲酒不茹葷口不見齒髮鬚鬚然覆其面行路哀之同治九年秋河溢十年夏霪雨爲灾水及廬側終不去

陶樓文鈔

八

塗一刺不中再刺之中腹連刺二十有四如其父被創之數遂自首實論罪如律遇赦得原古之烈丈夫也毛乾隆朝人任道光朝人一時聞兩孝子皆奇行因並記廟自朝至日中不至廟去所居二里許歸蹤跡之遇諸

之

記柏鄉五烈女

光緒李金城以聞縣令趙秉恒遣人造其廬諭以禮制使歸家復業玉相年四十秉恒旣表其閭復爲母李詳請旌表以慰其孝思云
記靜海新城兩孝子

柏鄉呂鵬遠者尙書呂兆熊之裔也子等早卒婦黃氏早寡不嫁撫幼女勤織紝事翁姑以孝聞咸豐三年粵匪之亂城陷鵬遠罵賊被害黃氏奔救負尸歸且行且罵賊怒遂而獲之剖其腹死楊宏聲者亦柏鄉望族也

城陷之時其族三女攜手投井死獲尸面色如生同時又有生員楊夢麟之女謙姐年十五慮被辱整衣投井死

記高陽王烈女

高陽王志和之女經姐生員允升之姪也端重寡言年十八未字同治七年捻賊之亂家人逃散中途遇賊強劫之大罵不屈賊怒連刃之未死允升至奪賊刀斃二賊賊來益眾允升戰死母邊繼至以身覆女女大呼曰兒聞烈女可殺不可辱今日死志已決母速走尋妹勿

陶樓文鈔

九

戀兒也賊益怒殺其母女罵益厲遂割女舌焚之尸焦灼僵立不仆賊大驚異始舍去同里有自賊逸出者言於志和尋骨葬之賊平邑人以貞烈上聞九年得旨旌表並其母與叔同時入祠

記灤州顧氏女

顧闕姐者灤州顧家莊農女也年十四字同邑李氏父母惡其貧改字諸周婚有日矣女遁而之李遂合巹焉知州游智聞其事召而訊之女曰吾旣許李矣夫死猶不可嫁況夫存乎問何以不告女曰告則不得行吾

志是以逃也智聞曰婦人從一義也俟父母命禮也閼姐不告權也行權以守義鄉愚弱息動而合於聖人之道焉非生質之善而能若是乎賜錢二萬以旌之

記何氏三世剗股事

道光初年先名宦公病先母左淑人嘗剗臂和藥以進厥後亡室劉安人爲予病亦爲之淑人病安人又爲之事載家乘賢母錄同年何君小宋見之有感其容喟然而歎曰是豈所謂奇行哉吾視之則庸行矣因述尊上雲陔先生病母孫太夫人剗股事亦在道光初厥後其

陶樓文鈔

十

妻吳夫人爲姑孫太夫人病爲之其女弟嫁於章者爲夫病爲之其子輝章爲母吳夫人病爲之其女嫁於吳者未嫁時爲母吳夫人病凡四爲之彭年嘗考古之論者鄂人之對曰毀傷絕滅黷政妨義不可以爲訓韓愈之文曰母疾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聖賢當先衆而爲之是以剗股爲不合於道也姚洙著論非之曰出於至誠發於忠孝肝膽可塗腰領可斷何況於一股且視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無可柰何而自殘以求其親之生是

必篤於義烈而非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侯朝宗申之曰忘身事君竭力事親而必謂之詭與激則世之誦詩讀書之人所謂誠然而安然者果何爲也汪琬又申之曰相廢以虛名相塗以文具此風俗所以日媿而急難危亡之時所以無臣子也顧以毀傷滅絕議孝子論者之過也姚鼐又申之曰至情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所能勝哉故曰求仁得仁由鄂人韓氏之說是不敢毀傷之義也常也由兩姚氏侯氏汪氏之說是不敢有其身之義也變也不守其常是戕賊也戕賊其生非孝也

陶樓文鈔

十一

不盡其變是坐視也坐視其親之死非孝也夫不忍死其親之心人皆有之特賦性有緩有急故其見於行也有庸有奇行其心之所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固不必其盡同也婦人之於夫也亦然善夫朱子之言曰割股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斯言爲得其中矣國家定例割股或致傷生恐民仿效不準旌表而仍許奏聞是以百餘年來子爲親婦爲夫與姑往往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聖人之教人也示以經常之要道而曲諒其遇變之苦心猶之烈婦捐生不在旌揚之例而無

不邀破格之褒仁之至義之盡也或者因朱子不求人知之言輒詭奇行爲要譽夫孝誠非爲名也然使爲名而孝不猶愈於不孝者乎經曰非孝者無親是固不足與辨偶閱邱鈔見何君爲孝女汪韓氏請旌疏記憶前事輒論述之寄何君且附家乘後焉

書周誠事

陶樓文鈔

十二

奉天王治成曰周誠者江甯鹽法道死事陳公克讓奴也金陵之難公死之公弟死之公妻與妾與子與女皆從死始賊之順江東下也總督敗匿巡撫逃民驚潰公

書郭氏妾事

山西知府郭樟病語其妾曰女少無子且貧及我之未死其行乎弗從召妾父至使挈之去父曰未也樟病益篤促父語妾妾曰父然主言乎時歲暮乃佯應曰諾度歲朝去耳咸豐七年正月元日易衣服拜樟徧拜其家人入室飲藥死逾月樟卒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其是之謂乎

浙江分巡甯紹台道史公神道碑銘代

予自道光中通籍翰林以年家子謁溧陽史君士良於京師同治初元撫吳奉詔節制浙東兵事君方權留

紹台道謁予滬上逮予自吳入鄂秉節畿甸君以老歸優游林下者數年十一年春聞君之喪越六年子恩綏以狀來乞爲碑文置諸墓隧予素知君不可以無述序曰

君諱致諤字士良先世崇京兆杜陵人漢世祖時以功封溧陽侯因家焉四十四傳際明嘉靖中太僕寺少卿又六傳爲君高祖諱貽儉湖北安陸府同知文靖公從弟也曾祖勝妣管本生曾祖范妣潘管祖汝櫟妣蕭本生祖汝楫妣管繆考錫祺妣楊皆以君貴贈貳至通

卷六
陶樓文鈔

三

卷六
陶樓文鈔

四

奉大夫妣皆夫人君生有至性八歲侍父疾抑搔承奉有若成人年十四五以幹局聞里中寄籍宛平補縣學生員道光十四年舉京兆試十八年登王振綱榜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父憂服闋散館授編修掌院倚以辦院事兼國史方略諸館職凡鉅製盛典進奉文字一以委之二十八年授江西廣信府知府決留獄捕土豪除賦額畫詭修考棚增號舍築隄護田設閘蓄瀉鄰郡有災集貲濟賑以安流亡爲政期年百廢具舉咸豐元年二月調權南昌冬還廣信二年復調權南昌是時江門濬城濠及豫章溝設懸門布渠築礮臺修城垣改造章昌近百日江忠烈公督師赴援轉危爲安人始知君守備先具之力十月復還廣信練信新軍會浙師屏蔽撫饒自貴溪舉守具濟南昌復調守南昌籌浙鹽餘息以充餉增月城礮臺汰草武軍入信新以備緩急時粵匪自九江上犯興國陷武甯君率信新軍偕浙江遊擊常海敗賊於紫鹿嶺連敗之箬田復武甯楚軍失利於九

江援師集南昌乏餉主客交閼君爲之解紛弭釁籌軍火餉需逆會石達開自楚入陷瑞臨袁吉撫建諸郡環省皆賊君處以整暇賊不得逞六年夏丁母憂將軍福興奉 詔援贛駐軍廣信奏乞君自隨八年春君以乞餉抵常山值石達開竄圍廣豐牒請以同知李元度一軍會浙師解廣豐圍又上書當事言廣信浙之外蔽衢州廣信之後勁宜緩急相濟厥後全浙淪陷湘陰左公奉 命視師借衢爲規復計人始知君得兵機地利之要君旣至浙將軍解兵柄遂歸營葬旋奉江西檄調服

陶樓文鈔

卷六

陶樓文鈔

六

推誠結洋將嚴約束檄華爾率常勝軍攻慈谿華爾中統而所部鼓勇登城遂克慈谿奉化復陷君遴得都司楊應龍使募忠勇軍會郡人李鍔義勇連敗賊於橫溪石橋克奉化合兵搥上虞復之嵊新昌相隨而下乃謀規紹興賊合七酋之衆與我軍夾曹江而軍我師渡江敗賊於東關又敗之夏家埠直抵紹興城下會洋將勒伯勒東死諸軍稍卻蕭山諸暨之賊來援我軍再戰盡殲之再薄紹城時左公大軍克金華諸暨賊方蒂桂降遂復紹興進克蕭山與大軍會於錢江浙東平君於是親厯所部飭吏治撫瘡痍屢輪艇以擊海盜設安瀾局以護海商稽旬月報以清釐稅左公大軍饋餉每取給焉積功 賞按察使銜 賜孔雀翎經營數年海邦綏定而君精力亦減耗矣自陳衰老左公每慰留五年冬詔以原官致仕先是君本生祖靜香先生以就姻故遷居常州君歸常州以十一年三月卒春秋七十有一權厝於陽湖定西鄉龍游河徐家村先塋之次君起自寒素知民間疾苦又博覽史宬以明史近而有徵昭代科律尤究心焉故在官多援故事條便宜在廣信時部

牒開廣豐宜春諸礦君議以爲乾隆九年廣豐開采得銀三萬礦徒滋事捕斬之費乃二十餘萬得不償失礦事遂罷在甯紹時臨海匪徒金得利竄南田君乞兵於巡撫討平之或謂南田故海島禁山饒沃宜屯田君議以爲兵燹之後腹地荒蕪遞於海外設防闢土所費不貲且恐未能安靖條上五難六弊開墾之議遂罷左公議禁革官府規費君議以爲地丁徵收章程不一不宜

鑿銀價爲一定辦公經費與節壽名分公私其取諸州縣則一他日二者兼取爲累更深二十年後必弊之政

陶樓文鈔

七

若燭照焉予奏減江南漕賦君議以爲減正額尤宜革

浮收各縣情形厯年辦法大者宜奏咨餘並著爲省例以盡通變之法其慮事謹密皆此類也識性絕人所與遊一面卽記其爵里名字久而不忘而宅心厚慎嘗與友人書言五十年不作欺人語不爲負心事故身沒之日朋族遠近莫不嗟歎涕洟夫人蔣贈恭人晉淑人蔣封恭人晉淑人子恩綏福建廈門同知恩緒舉人內閣中書孫定盤奎聯女一孫女二銘曰

肇姓自周錫封自溧亦越有明揚聲太僕煌煌文靖興

彼駟門偉哉安陸實維諸昆諸昆有穀克昌厥間觀書天祿儒術吏治事異理同能禁非常才乃不窮粵匪之猖東南禍烈有執干戈亦資籌策自賴及越懋績丕彰變而能通精以致詳旣奏膚功歸娛泉石五福考終令聞無斂龍游之側鬱鬱豐岡予文其傳以鴻厥慶

清故二品頂戴湖北按察使唐公墓誌銘

咸豐四年正月癸亥湖北按察使唐公戰死武昌金口江中黔人聞公死相率出迎恩門集昭忠祠舉招魂禮

陶樓文鈔

八

逾月子炯自武昌歸遵公治命放漢李燮追葬故事具衣冠帛書姓字如主式旣斂葬有日聞楚人獲公骸骨者乃匍匐奔跣復之武昌五年二月戊申喪歸衣冠之柩不敢毀乃祔葬以彭年於公爲故人子公生平喜彭年所爲古文來請銘謹敘而銘之公諱樹義字子方先世諱一元者避張獻忠難自重慶徙遵義遂家焉曾祖惟格增生祖鎮庠生考源準廣東陽山縣知縣公狀貌魁偉氣蓋當世而節操甚嚴年二十四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授知縣始至湖北權監利縣監利江隄決乘單

廂涉洪濤察災民戶口擒治剽掠又以江隄縣瓦五六百里旣一切殘破非大修治不可而尺八口江流湍急歲屢圯改築宜退徙一千七百丈費金計二十七萬有奇請於大府得帑十二萬金復募民出貲財度形勢董徒役凡五閱月而工畢已而江水大至隄不沒者三尺公趨隄上西南風急巨浪歟薄吏民驚走公獨立水中不去捧土負薪身當其衝天忽反風水南趨立減二尺餘見者驚爲神驩聲雷動總督盧坤至監利公與論修隄事不合投袂出盧公怒乃閱所治隄還驛館復召公

陶樓文鈔

九

公至則降階迎謂賢父母何得民若是蓋閱隄時巴陵華容民赴愬者皆願質成於公稱爲唐青天云盧公緣是深相契密疏薦於朝尋調江夏縣遷漢陽同知 宣宗特旨召見諭樞臣曰丞倅中幾見有此人公受 先帝知始此遷甘肅鞏昌府知府權平慶涇道固原兵譟總督檄往提督迎郊外倉皇問計公笑曰官誤耳若屬好兒子豈有他乎參將某得軍心公特引與語慰勞甚至某出使人隨而覘之某大言曰我固謂唐公來必活若屬今果活若屬矣事遂寢遷蘭州道總督富呢揚阿

攻西甯野番檄公轉餉事歲 賞花鈔已而野番復深入殺鎮將總督被議公遷陝西按察使入覲人皆爲公

危及見 上問番事公直陳不諱 上亦不之罪也遷湖北布政使權湖北巡撫是年戊申大水自荊州迄黃州千有餘里州縣三十有一竊九公巡行旣徧反言於

總督某撫賑修築當八十萬金某難之公慨然曰堯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卽有嚴譴請獨當之爭四五日疏始發是時武昌城中水深者數丈居民多露宿城上某公坐堂皇燕樂如平日出則騎從前呼而公乘竹輿

陶樓文鈔

十

日夜省居民揮涕撫慰及請帑疏入未奉詔卽啟鑰出帑已而詔可楚人以是益德公某緣是益與公不合道光二十九年冬公遂引疾歸咸豐三年正月粵賊東竄武昌殘破之後流亡未復瘡痍未平 今上知楚人之慕公也詔起公赴湖北是時金陵賊糧匱仰給江右江右賊勢蹙待援金陵長江上下往來莫肯擾其鋒公甫至卽請進兵湖口毋徒防田鎮又請之襄陽募餉練兵爲進攻計皆不果行未幾河北之賊自羅山入楚公率健卒二百四十人追擊敗之宋埠又敗之鶯公頸辛家

沖又敗之馬鞍山斃賊渠僞三王礮傷僞二王中肩擒斬千人楚境平整旅還。詔公權按察使猶持湖口之議不可賊上竄公將兵自陸路援田鎮至廣濟而田鎮潰敗江公忠源單騎至公與俱進次黃陂德安告急公往援賊奔漢陽遣千總劉富城追襲之轟口聲言大軍十萬且至賊奔巴河劉富城追擊之陽邏會有詔以江公巡撫安徽公以一品頂戴除湖北按察使乃分兵與江公公率餘眾屯黃州凡十日大小十一戰皆捷賊盡銳來攻城中食竭火藥亦盡乃用計燒南門還 詔奪

陶樓文鈔

卷六

陶樓文鈔

三

職仍專命督師請兵巡撫崇綸不與及總督吳文鎔奉嚴旨自將陸軍更命公將水軍巡撫僅與小礮船五十屢牒乞兵餉及火攻具皆不應公計無所出有彭汝琮者江夏生員也輸錢萬三千貫佐公治艦步備火器公乃抗疏言撫臣掣肘又言以身許國誓不生還遂行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於堵城公泊羅家溝方馳救而賊大至軍不能支退泊鮎魚套戊午賊舟至漢河公流涕誓師士卒咸跪言巡撫潛使持令來改隸楊昌泗不屬公矣楊公又不卽至己未軍潰公至金口收合餘

眾遣林天直將屯沌口癸亥東北風大作賊舟連檣上公持令督親兵數十人迎戰久之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北稽首言臣力竭死此矣遂投江殉節事聞 上震悼賜卹按察使如例公受兩朝知遇服官二十餘年忠君愛民出於天性 宣宗嘗問理財公言在用人問西番用兵公言毋勞師深入糜餉招寇粵賊犯中州公疏言神京根本乞示鎮靜殉節遺疏猶勸 上乾綱獨斷委任專一其懇誠類此而負氣豪邁勇於任事卽所處危疑坎窔不少損其氣先是公銜 命至楚若主客然及除按察使屈於職分束縛牽制忌公者始得快其意公始終不撓卒全大節嗚呼死有餘恨公豈虛語哉公之死也炳求其尸不得四年五月彭汝琮書來言武人蕭逢春者得公尸創十數缺右目聞者疑焉炳至楚訪之居人言公尸漂流沙岸賊駢矛刺之去居人感公惠乃藁葬炳既得尸卜諸神曰是炳噭指血取驗血入骨炳乃抱尸哭尸口鼻血噴溢出嗚呼其忠憤之所鬱積歟春秋六十有四咸豐五年□月□日葬於貴陽府貴筑縣西北之成山衣冠柩並祔葬禮之變情之至也

夫人王氏先公卒後夫人劉氏子焯監生焯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炳監生皆先公卒炳舉人煦女四孫我垣我墉我坊我圻孫女四銘曰

介石之孫陽山之子勳在旗常名書柱史澹災鄂鄂惠政洋洋噭鋒宋埠筴漢啜黃功績卓殊大僚喧媚不能正辭是生媒孽人無千年公死而壽草疏書詞從容以就胥濤奮怒海內同傷豈惟楚人懷公不忘衣冠既斂骸骨來歸禮緣義起祔葬奚疑成山兩棺惟公之城鑽石埋詞止後世惑

陶樓文鈔

卷六

陶樓文鈔

三

贈通奉大夫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喬公墓誌銘

公諱邦哲初名溥後易今名乃字溥泉山西徐溝人曾大父某國子監生考某縣丞大父某縣學生員父某湖北按察使公按察第五子也按察既沒公與同母兄邦憲方幼依朱太夫人居京師家貧就吏館傭書敘功得府經厯分直隸權清苑縣丞冀州判除滄州吏目道光二十三年海事起積功擢大城縣知縣移甯河遷通州知州左遷引見復原官權滄州知州海防同知除延慶州時有甯河巡檢許令事語連公解職聽勘事白

再復原官再權海防同知咸豐三年粵賊北竄以防禦功進直隸州知州賜藍翎七年奉檄天津佐治海事夷船退而公病上官謂夷船明年且復來留公天津養疴待之八年正月夷船未至而公卒公自爲尉官刺史與海事相終始總督琦善之備夷天津也遣公出海偵夷得實歸報又遣之夷船傳語再往察總督專意款撫遂謝不能乃改遣武人白含章後總督被謫白至逮問人始服公先見嘗以意制水雷炸礮會粵東亦進水雷火器 詔試之天津海上所制遠勝粵器總督大喜令制數百具置大沽協營然始終言款迄未一用公之卒也以留治海事卒未久而夷船果復至當事者不能當上意更遣重臣治之上海如公尙在官不過丞牧所設施未可知然以公往日事觀之其毅然有所不爲者無疑也公爲人性伉爽意所不可雖上官乃叱折之無所畏然惡衣粗食習勞苦受託急難不避艱險方率勇禦賊時聚列曠野大雪深數尺間日得一粥與卒伍更番達哨意氣彌厲其山海則飄風烈日浮小舟驚濤巨浪中酷暑毒溼侵入肌骨若是者數矣卒以海風致疾

死死後總督布政使議爲請 鄙於朝會皆罷去不果
年六十二夫人蘇氏先卒繼室李夫人子松年蘇夫人
出江蘇常鎮通海道初公以松年爲兄後及李夫人所
生子天松年遂兼祧兩宗公卒後請於朝以松年官
贈公通奉大夫某年月日歸祔葬公及蘇夫人於某鄉
某原先塋之次具狀來請銘公自滄州尉有廉直聲及
爲牧令所治皆繁劇濱海之地治蹟多可傳略不著著
其大者銘曰

時匪逢心則雄任匪隆名則豐不阿不撓慷慨其風不變

陶樓文鈔

卷六

陶樓文鈔

三

其初於其終是宜有後昌其宗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贈光祿寺卿銜戶科掌印給事中

陸公墓誌銘

同治元年七月四日戶科給事中陸公卒於河南歸德

軍中 特詔褒公在諫垣稱職優卹 賦祭葬贈光祿
寺卿銜蔭一子入監讀書蓋異數也先是公在諫垣有
傳言內務府召民間優伶演劇者公密疏諫言其不可
者五且劾近臣之人藉端獻媚左右大臣陽爲不知略
無匡救諭甚切至及庚申圓明園之變內府文籍散軼

五不可之疏始漸流播由是天下咸仰 先皇帝聖量
之宏而公之忠直亦大著公又嘗言福建邵武府城陷
守將逃避當誅又言浙江捐款名目多旗民日困當裁
又言吏情叵測當以剿爲撫又言議撫諸臣不得爲無
罪隨帶之司員不得爲有功當罷其議敘又疏京師設
立吏館又再疏諫 巡幸木蘭他如請復京倉舊制請
懲餘姚奸民請禁候銓官假稱親老告近以及議團防
獎忠節勑貪吏諸疏凡數十上予約舉其大者自咸豐
初元屢 詔求直言有言不逆耳不爲諫之諭其時內
而卿貳臺諫以至百僚庶司外而封疆大吏以至司道
言事者讐起國家有大事或專疏或公疏紛然上陳
先皇帝受之若巨海之納細流峻嶽之加撮壤是以默
運 睿謀廣諮方略宏濟艱難迄於我 皇而大功耆
定後之人視公之言與公之所遭際足以知當時言路
之宏開中興之所由致而公之言亦可謂不朽矣公生
十年而孤稟承母教夙慧能文年十三補縣學生員道
光二十三年舉於鄉二十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 上親試翰詹諸臣公居高

等蒙文綺之賜有遇缺題奏之命六年授山東道御史

厯官掌貴州道江南道御史工科戶科掌印禮科給事

中巡視中城西城充己未科會試同考官臺垣資深截

取繁缺道召對稱 旨同治元年正月公方丁母憂

特詔起家赴河南軍營勉以移孝作忠將大用而公遽

卒故 上深軫卹焉春秋四十有二遺集若干卷藏於

家公諱秉樞浙江桐鄉人先世在宋爲象山先生傳五

世諱震祖者始遷湖州之神墩湖州嘉興鄰郡也故占

籍桐鄉曾祖世封妣趙本生曾祖世塚河南密縣知縣

陶樓文鈔

毛

妣施祖元鑣山西介休知縣妣徐生祖妣陳考清瑞四

川大足知縣妣顧皆以公貴 封贈如例妻汪 封淑

人子榮祿恩監生辛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直隸州用

河南候補知縣榮曠山西候補巡檢孫均驛均驥

女二適舉人戶部主事秀水錢榮增一適舉人戶部

郎中祥符鄭思贊公之卒也東南阻兵權殯京師同治

十四年某月某日汪夫人率榮祿奉棺歸葬於浙之某

縣某鄉某山來請銘銘曰

不渝司直邦之彥柱後惠文公獨健於戲

君明臣忠

兮百世爲憲
西漚先生墓誌銘

西漚先生姓李諱惺伯子其字四川墊江人也先生自

春坊告歸主講眉瀘劍潼諸州郡及錦江書院者三十

餘年蜀中學者無論及門不及門相語稱西漚卒無子

門人爲之立後治喪具事狀請諸官使達於 朝祠之

鄉賢及葬率嗣茲蠟來請銘嗚呼師道不立久矣蜀多

君子其風義有近古者而先生之德與所以爲教於是

亦可見按狀稱先生奔父喪哀毀盡禮其歸養也祖母

陶樓文鈔

毛

袁年九十餘母傅年六十餘先生亦將五十矣猶時率

諸弟昇輶輿冀得祖母歡而其母從旁相與笑樂用是

大慰推之兄弟冠婚課誦爲之謀者靡不至也推之朋

友則爲故人羅文光養親爲孝子巫志修立後捐潼州

館穀歸知府張志忠之喪於漢中而同里蕭秀棠奉田

二百畝以養未嘗受也樂道人善在瀘州嘗表馬氏一

門三節蓋篤於人倫見義必爲非道不取若其性然其

爲教也先德行後文藝躬爲之率加以誘掖箴勸之詞

嘗慨謂自聖人而下世無無病之人亦無不可治之病